

駱

臨

海

集

唐駱賓王著

唐駱賓王著

同里後學陳熙晉

松林後裔祖攀校訂

詠懷古意上裴侍郎

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也明

慶中出為西州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

都護西域從政七八年間窮荒舉落重譯向化乾封

歲徵為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為吏

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上元中為洮州道左軍總

管儀鳳二年兼安撫大使遷禮部尚書加上柱國調

露中為定襄道大總管乃封公聞喜縣開國公舊書

高宗本紀乾封三年三月改元為咸亨四月吐蕃寇

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與于闐合眾襲龜茲撥換城

陷之罷安西四鎮辛亥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

還安行軍大總管右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真左衛

將軍郭待封爲副領兵五萬以擊吐蕃三年春正月
辛丑發梁益兵一十八州兵募五千二百人遣右衛
副率梁積壽往姚州擊叛蠻姚州之從軍在咸亨三
年則西行在咸亨初無疑據早秋出塞詩有汲冢寤
詳蠹秦牢詎辨寤之句當是臨海爲詳正學士以事
見罪上詩行儉求從軍以自效也此詩起云三十二
餘罷謂罷學士職也結云若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
其意可見矣

三十二餘罷鬢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買臣

潘岳
秋興

賦序晉十有二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
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又賦曰斑鬢影以承弁
兮素髮颯以垂領晉書潘岳傳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
也早辟司空太尉賦舉秀才名冠世爲衆所絕遂栖遲
十年出爲河陽令轉懷令未幾選爲長安令徵補博士未
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漢書朱買
臣傳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
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
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
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

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案咸亨元年官名復舊始稱吏部侍郎據此詩數句則縱橫愁繫越坎塲倦遊秦臨海從軍時年約三十餘矣史記張儀列傳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繫越用莊舄越吟事見在江南贈宋五之問篇楚辭宋玉九辯坎塲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王逸注數遭禍患身固窮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長卿故倦遊裴駢集解厭游宦也縱橫與從衡出籠窮短翮委轍涸枯鱗左思詠史詩習習塲與塲並同出籠窮短翮委轍涸枯鱗左思詠史詩習習隅李善注鷗冠子籠中之鳥空籠不出沈約和謝宣城詩揆予發皇覽短翮屢飛翮李善注丁儀周成王論曰振短翮與鸞鳳並翔爾雅釋器羽本謂之翮郭璞注鳥羽根也莊子雜篇外物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漱西江之水

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隋書儒林傳王孝籍奏記於牛宏曰磨鉛不需用彈鋏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

欲誰申

班固賓戲擲朽摩鈍鋌刀皆能一斷李善注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鋌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

難乎說文十二篇摩挐也段玉裁曰凡毛詩爾雅如琢如摩周禮刮摩字多從手俗從石作磨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孟嘗君在薛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屬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又蒯綏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天子未驅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

策歲月幾沈淪

陳壽三國志魏志蔣濟傳濟上疏曰當今柱石之臣雖少至於行稱一州知效一官

忠信切命名奉其職可並驅策後漢書循吏傳桓帝時楊
喬上書言故合浦太守孟嘗清行出俗能幹絕羣而沈淪
得美及生長慷慨效死獨慙慙說文十篇忼慨壯士不

俗別作慷非是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曰秦漢已來山
東出相山西出將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
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漢
書蘇武傳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久之
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
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此不忍勤誠嘉於心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高四篇一

得視邊塞萬里何苦辛古詩十九首劍匣胡霜影弓開漢

月輪伏知道從軍詩試將弓比月聊持劍學霜鮑照出自

門行關山連漢金方動秋色鐵騎拍風塵方一作刀拍一

象賦彼金方之耀色有太白之垂文新書太宗紀武德三
年討王世充四年寶建德率兵十萬以援世充太宗敗建

德於虎牢執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
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案古戰馬皆披甲
詩秦風倭駟孔羣毛亨傳倭駟四介馬也鄭康成箋倭淺
也謂以簿金爲介之札介甲也范處義詩補傳詩曰駟介
旁旁左氏曰不介而馳皆謂馬當被甲也鐵騎謂鐵爲國
甲馬也後漢書南匈奴傳論曰控弦抗戈覘望風塵爲國
室誠款捐軀忘賤貧植白馬篇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楚辭九章惜誦思君其莫勒功思比憲決策暗欺陳後漢書和
我忠今忽忘身之賤貧
帝紀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
軍鄧鴻出柁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
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鞬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而還本傳憲字伯度亦見邊夜有懷篇史記陳丞相世家
平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
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集解駢案桓譚新論或云
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
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國七日而陳平往
說閼氏閼氏言于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

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
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
愛之則關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
不持女來矣關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而割去之此
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又匈奴
奴列傳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若
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後漢書光武紀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葛洪枕中書真書曰元始天王
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真記
曰乎都玉京七寶山迴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
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上宮是盤古真人
元始天王大乎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
下宮九天眞王三天眞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
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按此借以言帝京也

從軍行

平生一顧重意氣溢三軍

重一作念○謝朓和王主簿怨情詩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

王褒關山篇好勇自

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

梁書元帝紀馳檄告

秦中意氣多豪雄

四方日霜戈照日則晨離奪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越
絕書外傳記寶劍王取鈍鉤薛燭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
蓉始出觀其鈺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
塘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子胥至江漁父乃渡之干
溽之津子胥既渡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
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
弓弦抱漢

月馬足踐胡塵

漢月見前宋文帝北伐詩不覩南雲陰但見胡塵起

不求生入塞惟

當死報君

史記李將軍列傳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

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吳筠

邊城將詩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

王昭君

一作昭君怨漢書匈奴傳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

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以休天子人民鄭樵通志樂畧相和歌吟嘆四曲大雅

吟王昭君楚妃嘆王子喬又清商曲七曲王昭君亦曰王嬙亦曰王明君

斂容辭豹尾緘恨度龍鱗

恨一作怨。宋玉神女賦整衣服斂容顏崔豹古今注輿服第

一豹尾車周制也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得建

焉晉書與服志世祖揚霓拂翳皮軒記鼓至於成帝以幸

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劉孝威行幸甘泉歌才人豹

尾內御酒屬車中水經注河水又東注於泐澤即經所謂

蒲昌海也水積鄒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滄其崖岸餘溜

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

堅剛也庾信詠畫屏風詩金鈿明漢月玉筋染胡塵說文

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

四上鈿金華也徐陵玉臺新詠序反插金鈿橫袖寶樹梁

簡文帝明君詞秋簷照漢月愁帳入胡風梁簡文帝楚妃

歎金簪鬢下垂玉筋衣前滴庾信怨粧鏡菱花暗愁眉柳

歌行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

葉顰粧一作古。伶元飛燕外傳飛燕始加大號婕妤奏

詩鏡失菱花影釵除卻月梁陳子良新宮詞惟有清笳曲

柳葉生眉上挑花落臉紅廣韻顰眉蹙也

洛臨每表

卷之四

時同芳樹春

宋王觀國學林秦再思紀異錄曰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

之為製曲凡十八拍按後漢列女傳興平中喪亂文姬為

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以金璧贖之後感傷亂離

作詩二章皆載在本傳今世所傳胡笳十八拍亦或用文

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撰以詠文姬也小說謂

昭君製曲則誤矣王昭君未嘗有曲傳於世大義公主畫

屏風詩惟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新唐書儀衛志大橫吹

部有節鼓二十四曲十九胡笳聲二十辭漢二十一對月二

十二胡笳明君通志樂畧漢短簫鏡歌二十四曲有芳樹

西行別東臺詳正學士

文苑英華作政今從蜀本。王溥唐會要門下省武德初

因隋舊制為門下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東臺

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門下省新書百官志宏文

改為鸞臺神龍元年改為門下省新書百官志宏文

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

輕重皆參議焉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

改曰宏文館儀鳳中置詳正學士校理圖籍舊書亦

作掌詳正圖籍案集中寄詳正學士云影纓陪紱冕

載筆偶璵璠久戍邊城有懷京邑云弱齡小山志

期大夫又云懷鉛慙後進投筆願前驅當是臨海
曾爲詳正學士以事謫戍也而新書載儀鳳中始置
則出塞必在儀鳳以後考儀鳳元年卽上元三年裴
行儉總管洮州辟掌書奏不應是時臨海爲武功主
簿由武功調長安主簿當在儀鳳年間儀鳳四年爲
調露元年據靈泉頌臨海以調露二年下除臨海丞
則由長安主簿轉侍御史當在調露中是儀鳳後無
由爲詳正學士不得有出塞事也且龍朔改門下省
爲東臺咸亨元年復舊儀鳳後亦不得稱東臺意儀
鳳以前已設詳正學士或新書誤歟疑臨海西行在
咸亨元年秋是年十二月官名
復舊故門下省尙稱東臺也

意氣坐相親關河別故人

袁淑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李善注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爲意氣烈

客自秦川上歌從

易水濱

通典州郡門秦州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三秦記曰其坂九廻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

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

秦川肝腸斷絕易水見贈高四篇

塞荒行辨玉臺遠尙

名輪注師古曰王塞見秋雁篇漢書李廣利傳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

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

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輪臺西於車師千餘

里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車師

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元和郡縣志

隴右道庭州輪臺縣東至州四十二里長安二年置新書

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六十里有沙鉢城守捉又有馮

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

捉又百里至輪臺縣是由庭州三百二

十里至輪臺也案輪臺史記作侖頭 洩井懷邊將尋源

重漢臣後漢書耿恭傳恭為戊己校尉以疏勒城傍有澗

士渴乏恭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

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

遂引去章懷太子注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

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贊曰禹

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隱避

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暗所謂昆侖者

乎舊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
山飲馬烏海塗經二千餘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多積雪
將士噉水馬皆食雪又達于柏海北望積石觀河源之所
出焉又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谷轉戰過星宿川
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
還胡渭曰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
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上苑梅花早御溝楊柳新葛洪
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
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
名以標奇麗梅七紫蒂梅紫華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
梅崔豹古今注都邑第二長安御溝謂只應持此曲別作
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是一日羊溝
邊城春顏文選注梅花楊柳雖因送別
之境亦曲名也故云持此曲

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正學士 正一作政

促駕逾三水長驅望五原

史記信陵君列傳七公薛公往見公子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

告車趣駕歸救魏趣與促古字通用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關內道邠州三水縣本漢舊縣有鐵官屬安定郡以縣界

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爲名魏改三水縣爲西川縣亦屬安定後魏于今縣理西二十八里重置三水縣取漢舊名屬新平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幽州皇朝因之案今隸陝西邠州戰國策燕策樂毅獻書報燕王曰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元和郡縣志關內道鹽州五原縣本漢馬領縣地貞觀二年與州同置五原謂龍遊原乞地于原青嶺原可嵐貞原橫槽原也案天街分斗極地理接樓煩街一作今甘肅寧夏府靈州隋。漢書天文志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軍畢爲邊揚雄長楊賦順斗極運天關李善注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上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孔穎達疏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漢書地理志雁門郡樓煩有鹽官元和郡縣志河東道嵐州春秋屬晉滅後爲胡樓煩王所居趙武靈王破以爲縣秦爲太原郡地在漢即太原郡之汾陽縣地也隋大業四年于靜樂縣界置樓煩郡因漢樓煩縣爲名武德四年置東會州六年重置嵐州案漢樓煩縣地今山西臨武府嵐州今山西太原府嵐縣是也漢月明關隴胡雲聚塞垣後漢書公孫述傳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

征東伐鮑照東武吟追虜窮塞垣李善注蔡邕上
山川殊

物候風壤異涼溫溫一作暄。梁簡文帝晚春賦嗟時序

酬南使徐陵詩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陸厥
奉答內兄希叔詩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
戌古秋塵

合沙寒宿霧繁合一作冷。鮑照送盛侍郎昔予迷學步

投迹忝詞源漢書敘傳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

得其舅鬻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

進案嗣班彪從兄莊子外篇天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顏

延之拜陵廟作遠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隋書文
學傳序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此言已同爲學士也
蘭渚浮

延閣蓬山款禁園曹植應詔詩朝發鸞臺夕宿蘭渚沈約

石渠蘭臺石室延閣廣內之府是也宋敏求長安志宮室

一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浸池中

有蓬萊方丈壺梁龜魚之屬又宮室二明光殿殿上複道

從宮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宮神明殿蓬山張揖廣雅釋詁

駱臨海集卷之四八

款誠也又愛也鮑照河清頌青邱影纓陪紱冕載筆偶璠
之狐丹穴之鳥棲阿閣遊禁園
璠鮑照詠史詩仕子影華纓班固西都賦英俊之域紱冕
所興李善注倉頡篇曰紱紱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
也禮曲禮上史載筆士載言鄭氏注筆謂書具之屬孔穎
達疏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不言簡
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說文一篇璠璠魯
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渙若也近而視之瑟
若也一則理汲冢寧詳蠹秦牢詎辨冤晉書束皙傳太康
勝二則孚勝
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又得銅劍
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
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
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
得觀竹書隨疑分析皆有疑證穆天子傳蠹書于羽陵郭
璞注謂暴書中蠹魚因云蠹書也劉熙釋名釋宮室獄又
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北堂書抄刑法部東方朔別傳云
孝武皇帝時上行甘泉至長陵馳道中有蟲伏地而赤如
生肝狀上召朔視之還曰怪哉上曰謂何也朔曰秦始皇
拘繫無道悲哀之苦仰天嘆曰怪哉感動皇天此憤氣之

所生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地必秦之獄也丞相一朝從篋

服千里驚輕軒沈約郊居賦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

軒虞世南出塞詩輕齋不遑舍鄉夢隨魂斷邊聲入聽喧

南圖終鍛翻北上遽摧轅南圖見贈高四篇左思蜀都賦

日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也魏文帝苦寒行北上太行山

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曲車輪爲之摧徐幹中論賞罰篇

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弔影慙連茹浮生倦觸藩謝朓拜

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中軍記

室辭隋王陵弔影獨留江淹恨賦弔影慙魂易泰卦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虞翻注茹茅根觸藩見思乎上人林

泉數奇何以託桃李自無言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廣

四年從軍擊胡爲漢中郎及孝景初立廣爲驍騎都尉從

太守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後廣轉爲邊郡

太守皆以力戰爲名武帝立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

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大將

各品每長

卷之四

七

馬臣集卷之四
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軍亡導或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遂引刀自頸太史公曰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
遠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
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也可馬貞素隱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
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又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
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
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

夕次蒲類津

一作晚泊蒲類○元和郡縣志隴右道庭州蒲類縣貞觀十四年置因蒲類海

為名先天二年為默覈所陷開元十四年復置通典
州郡門庭州在流沙之西北前漢烏孫之舊壤後漢
車師後王之國大唐貞觀中征高昌西突厥懼而來
降以其地為庭州後北庭都護府領縣三金蒲蒲類
輪臺蒲類海一名婆悉海有天山自伊吾縣界入洪
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蒲類海今名巴爾庫勒海在
甘肅鎮西府城西北十五
里源出天麓繞海多良田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

後漢書南匈奴傳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匈奴爭立

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敵之衝奉藩稱臣永爲
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舊書突厥傳西突厥本
與北突厥同祖其國卽烏孫之故地在長安北七千里自
焉耆國西北七日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朝廷未許其
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
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咥利失旣不爲衆所歸十二年
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昆咄陸可汗因與咥利失中分自
伊列河已西屬咄陸已東屬咥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
鐵曷山西謂爲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燭觸
水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咥利失爲其吐屯俟利發與欲
谷設通謀作難咥利失窮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畢部落
酋帥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爲乙昆
沙鉢羅葉護可汗旣立建庭於睢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
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
其節度通典邊防門車師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城去
長安八千一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後王

國理務塗谷今北庭府蒲類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北
與匈奴接大唐貞觀十四年八月侯君集平高昌國以其
地爲西州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許浮圖城與高
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
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復修孝武舊迹並南山至於葱
嶺爲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吐
蕃果驕大人西域斷莫賀延磧以臨我燉煌磧南有沙瓜
甘肅四州並以南山爲限山南卽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
漢兵不得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
相合而前則涼州以西必危矣新書地理志自庭州西延
城西至輪臺縣又渡里移得建河又渡白楊河又渡葉葉
河又渡黑水又經黃草泊大漠小磧渡伊麗河一名帝帝
河至碎葉界又西行千里至碎葉城水皆北流入磧及入
夷播海徐松曰葱嶺在今葉爾羌喀什噶爾界南山在今
和闐境和闐卽古于闐漢書西域傳言河有二源一出葱
嶺一出于闐其實出葱嶺者尙有南河北河之分與于闐
河通三也以今新疆地形驗之和闐河二源皆出南山東
源曰玉龍哈什河西源曰哈喇哈什河二水分流經和闐
城東西又北流二百餘里而合爲和闐河是爲河源之一

源嶺南河者即今葉爾羌河二源東源曰聽雜布河西源
曰澤普勒善河二分東北流至葉爾羌城東南而合為
葉爾羌河是為河源之二慈嶺北河者即今喀什噶爾河
二源南源曰雅瑪雅爾河北源曰烏蘭烏蘇河分東流至
喀什噶爾城南而合為喀什噶爾河是為河源之三三源
分東流至噶巴阿克集而合為塔里木河又東流一千
四百餘里渚為羅布淖爾即古鹽澤亦謂之蒲昌海也諸
河水皆澄清惟烏蘭烏蘇色赤而濁東至葉爾羌東北衡
阿喇克之地亦清流見底河入鹽澤水皆清澈伏流一千
五百餘里東南至巴顏哈喇山麓伏流自崖壁上漏出醴
為北道皆作黃金色東南流為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
阿勒坦郭勒譯言黃金河也
張正見秋日別庾正員詩朔氣凌疎木江風送上竈火通
潮江總別賓化侯詩分歧泣世道念別傷邊秋
軍壁烽烟上戍樓墨子備蛾篇二十步一殺有填厚十尺
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周禮夏官量人營軍之壘舍鄭康成
注軍壁曰壘賈公彥疏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恐
有非常故曰軍壁曰壘也揚雄方言焚虞望也郭璞注今
云燧火是也杜佑通典兵五燧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

之無山亦於孤迴平地置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固
舉二火見烟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每晨及夜平安火不
來即燧子爲賊所捉一燧六人五人爲燧子遞如更刻觀
視動靜一人燧率知文書符牒轉牒唐會要貞觀十四年
八月十日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副總管牛進達平
高昌國太宗欲以其地爲州縣魏徵諫曰未若因撫其人
而立其子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
年一易往來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
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據粟尺帛以助中國
所謂散有用而資無用上不從以其地爲西昌州又改爲
西州西突厥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國威
既震西域大懼焉者王詣軍門請謁畱兵鎮守刻石紀功
而還每歲調發千人防邊軍壁以征
謂之軍言成樓以屯守之戍言也
龍庭但苦戰燕領會
封侯班固封燕然山銘焚老上之龍庭章懷太子注匈奴
書班超傳班超爲人有志不修細節其後行詣相者曰祭
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
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徐陵莫作蘭山下
出自薊北門行生平燕頤相會自得封侯

空令漢國羞

漢書李陵傳天漢二年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願得自當一

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鄉貳師軍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入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循故龍城道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闢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百五十萬矢皆盡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庾信演連珠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舊書薛仁貴傳咸亨元年吐蕃入寇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鄯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起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卽迴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畱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畱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畱柵內吾等輕銳倍道

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畧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迥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吐蕃二千餘萬悉眾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越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眾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坐除名高宗謂曰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惟此事耳末四句蓋指烏海之事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通典邊防門晉以交河城為高昌郡後魏文成帝末立闕伯周

為王大唐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皆路出高昌文泰稍擁絕之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國以其地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北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元和郡縣志隴右道西州天山縣東至州百五十里

忽上天山望依然想物華

願祖禹方輿紀要天山在土魯番西北三百餘里亘天山蒲澤

兩縣界亦名祁連山亦謂之白山西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漢天漢三年遣李廣利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

征和二年遣馬通分道出酒泉至天山後漢永平十五年
議伐北匈奴耿秉請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
諸國以斷匈奴右臂明年遣竇固等分道出酒泉塞破匈奴
奴呼衍王於天山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廬城明年
復出王門擊西域遂破北山降車師唐龍朔二年薛仁貴
破鐵勒之衆於此所云將軍三箭定天山者也天山蓋西
北之大山與哈密接唐志天山在伊吾北去蒲類
海百里廬思道美女篇京洛多妖豔餘香愛物華雲疑上

苑葉雪似御溝花三輔黃圖漢上林苑即秦之舊苑也漢書云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漢宮殿

疏云方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云方三百里帝初修上林苑
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御溝見前唐

太宗感舊賦雲散葉而行歎戎麾遠坐憐衣帶賒憐一作

無帶雪凝花而不實書明帝紀史臣曰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

以總戎麾古詩十九首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謝朓和
王主簿忽情詩徒使春帶賒交河浮絕塞弱水浸流沙元和

坐惜紅裝變李善注賒緩也
郡縣志西州交河縣本漢車師前王庭也交河出縣北天
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爲名陳叔齊籟紀地籟雁聲度秋

風於絕塞今審厥居於彭蠡書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孔安國傳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
溢入流沙孔穎達疏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鄭氏亦以
爲山名舊書吐谷渾傳地兼鄯善且沫西北有流沙數百
里夏有熱風傷弊行旅風之將至老駝便知之則引項而
鳴以口鼻埋沙中人以爲候卽以氍毹蔽口鼻而避其患
元和郡縣志隴右道甘肅張掖縣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
縣西北二百里弱水在縣南山下居延海在縣東北一千
六百里卽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者風吹流
行故曰流沙按張掖縣今隸甘肅甘肅州府
歸期未及瓜漂梗見前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
父戊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戊公問
不至請甯知心斷絕夜夜泣胡笳鮑照東門行涕零心斷
絕將去復還訣李陵答
代弗許蘇武書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五
勁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杜
佑通典樂四筚杜摯有筚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昔先
羗儀注車駕佳吹小篪發吹大篪篪卽筚也古有胡笳漢
舊箏笛錄有其曲
不記所出本末

軍中行路難同辛常伯作

此由東臺詳正學士從征吐蕃作也舊書吐蕃傳吐

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利鹿孤有子曰樊尼於羌中建國遂改姓為罕勃野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國人號其王為贊普相為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貞觀八年其贊普棄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高宗嗣位授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永徽元年弄讚卒其孫繼立復號贊普時年幼國事皆委祿東贊祿東贊有子五人長曰贊悉若早死次欽陵次贊婆次悉多干次勃論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後與吐谷渾不和龍朔麟德中遞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依違未為與奪吐蕃怨怒遂率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大敗河源王慕容諾曷鉢及宏化公主走投涼州遣使告急咸亨元年四月詔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婆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右衛將軍郭待封為副率眾十餘萬以討之軍至大非川為吐蕃大將論欽陵所敗仁貴並坐除名吐谷渾全國盡沒自是吐蕃連歲寇邊當悉等州諸羌盡降之上元三年進寇鄯廓等州高宗命

尙書左僕射劉仁軌往洮河軍鎮守以禦之儀鳳三年又命中書令李敬予兼鄯州都督其年秋敬予與工部尙書劉審禮與吐蕃戰於青海官軍敗績審禮沒於陣時吐蕃盡收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嶺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尋而黑齒常之破吐蕃大將贊婆及素和貴於良非川吐蕃遂引退詔以常之爲河源軍使以鎮禦之新書吐蕃傳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唐會要咸亨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吐蕃陷我安西罷四鎮龜茲理於白山之南去瓜州三千里于闐在葱嶺北二百里上元二年其地爲毗沙都督府分爲十州焉耆去瓜州二千里疏勒去瓜州四千六百里蘇氏記曰咸亨元年四月罷四鎮是龜茲于闐焉耆疏勒至長壽二年十一月復四鎮勅是龜茲于闐疏勒碎葉不同未知何故顧祖禹曰唐十道圖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柏海並在其西互相灌注撥換城在龜茲國西案舊書西戎傳先是太宗旣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

四鎮高宗移安西依舊於西州吐蕃大入焉耆已西
四鎮城堡並為賊所陷長壽元年克復于闐等四鎮
自此復於邇茲置安西都護府是碎葉本在其內云
焉耆以西四鎮則焉鎮不在四鎮之列也

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虜寇長城天子按劍徵
餘勇將軍受脤事橫行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重龜壘動金

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

重一作里龜壘一作鼉鼓動一作疊

○太平寰宇記隴右道沙州壽昌縣玉門關在縣西北一
百一十八里昔匈奴冒頓質於月氏忘歸乃射殺其父頓
曼舉兵西擊走月氏後為霍去病所破因開玉門關通西
道七十餘國漢地理志龍勒縣有玉門關都尉治西域傳
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又後漢班超上書願生入玉門
關是此處案玉門關在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西一百五
十里盧思道從軍行邊庭物色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
漢書高帝紀六年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奴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地理志上黨郡銅鞮隋

書地理志上黨郡銅鞮有銅鞮水案銅鞮春秋晉邑今山西沁州是也吳均戰城南詩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通典邊防門車鼻旣敗之後突厥爲封疆之城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裴行儉大破之此詩在咸亨初作與突厥不相涉銅鞮但就對爾史記蒙恬列傳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鮑照出自薊北門行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李善注說苑曰秦帝按劍而怒左傳成公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又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戎有受賑神之大節也杜預注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孔穎達疏賑是盛肉之器市軫反漢書季布傳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和衆豐財者也杜預注此武七德又武有七德我無一焉隋書經籍志太公六韜五卷謂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顏之推觀我生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新書藝文志李靖玉帳經一卷後漢書

西羌傳匈奴單于畧有西域惟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
天鳳五年延死子康代立建武九年康死弟賢代立葱嶺
以東諸國皆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乃分龜茲爲
烏壘國徙駟犍爲烏壘王時吐蕃陷龜茲城出師收復其
地故云龜壘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李
善注漢書曰龜茲國治延城尙書曰被于流沙小雅鉦人
伐鼓毛亨傳鉦以靜之鼓以動之孔穎達疏周禮有錡錡
錡也張衡西京賦戴金鉦而建黃鉞左思吳都賦鉦鼓疊
山漢書匈奴傳郎中侯應習邊事上問狀應曰臣聞北邊
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
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範圍也鮑照
舞鶴賦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孫子虛實第六故我欲戰敵
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漢書西域
傳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

過絕國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疏勒龍鱗水上開

魚貫馬首山前振鵬翼

鵬一作鵬。晉書陶侃傳贊長沙
勤王擁旆戎場說苑善善篇遠赴

絕國無復相見之時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新書地理志西州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礪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邱遲旦發漁浦潭詩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漢書西域傳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唐會要疏勒在白山之南卽漢地也其王之族類皆六指非六指則不育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內附水經注河水篇龍城故姜賴之墟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尙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滄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因名龍城潘岳金谷集作詩檻泉龍麟瀾激波連珠揮魏志鄧艾傳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鮑照出自薊北門行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漢書李廣傳匈奴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勤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鵬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注師古曰鵬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翻可以爲箭長驅萬里警和羽左右翼師古曰引其騎若鳥翼之爲

連分麾三合武功宣百發烏號遙碎柳七尺龍文迴照蓮

合一作命非。說文三篇上讐失氣言傳毅讀若惜段玉

裁注此與惜音義同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過居延攻祁

連山索隱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

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肉

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

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李將

軍傳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

賢王於祁連天山正義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

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也在伊吾縣

北百二十里案張掖縣今屬甘肅甘肅州伊吾縣今在哈密

境內相去二千餘里實只一山顧祖禹曰祁連山甚高廣

今自張掖以西其大山多以祁連名祁音時吳越春秋闔

廬內傳三令五申王融從武帝琅瑯城講武應詔詩早逢

文化洽復屬武功宣戰國策西周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

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

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

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乃悉持龍髯龍

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

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枚乘七發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李善注古史考曰柘樹枝
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柘起彈鳥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
有力因名也後漢書馮異傳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三輔
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章
懷太子注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張華博
物志器名考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
將作莫邪干將妻也漢書雋不疑傳帶櫛具劍注晉灼曰
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
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吳均征客詩韞中懸明
月劍杪春來秋去移灰瑄蘭閨柳市芳塵斷雁門迢遞尺
照蓮花

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蕭綸贈言賦嗟灰瑄之易逝慨離

攜老人關亟移灰瑄詳塵灰篇後漢書皇后紀贊班政蘭
閨宣禮椒屋漢書萬章傳長安熾盛街閣各有豪俠章在
城西柳市注師古曰細柳倉有柳市水經注灤水篇山海
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門在高柳北高柳
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嶽舉雲高遼山隱隱東出遼塞其
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案雁門山在今山西代州西

北三十里一名西陲關雁門山在州西北三十五里左思
吳都賦曠瞻迢遞迴眺冥蒙劉逵注迢遞遠望懸絕也古
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遺
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
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又相去日已遠衣帶日以
緩徐陵長相思長相思望歸難傳聞奉詔戍皋蘭龍城遠
雁門寒愁來瘦轉劇衣帶自然
寬念君今不見誰爲抱腰看
行路難行路難誓令氛祲

靜皋蘭但使封侯龍領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邯鄲淳上受命述曰氛祲

不作風塵彌清張揖廣雅釋天氣祲祲氣漢書武帝紀元
狩三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注應邵曰在
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師古曰皋蘭
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塵皋蘭
山下則此山名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
應說並失之在今甘肅蘭州皋蘭縣南史記衛將軍驃騎
列傳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
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領侯漢書佞幸傳韓
嫣子增封龍雒侯顏師古注雒字或作雒古樂府清調曲
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

堂王融采菱曲炎光銷玉殿涼風吹鳳樓
江淹征怨詩蕩子從征久鳳樓簫管閒

邊庭落日

紫塞流沙北黃圖灞水東

太平寰宇記河東道雲州雲中縣紫塞長城冀州圖云大同以西

西紫河以東橫亘而東至碣石以來綿亘千里史記匈奴

傳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

居延即流沙見前庾信哀江南賦擁狼望於黃圖填廬山

於赤縣江總雲堂賦覽黃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言帝

京也許崔駰馬篇元和郡縣志關內道京兆府萬一朝辭

年縣灃水在縣東二十里灃橋隋開皇三年造一朝辭

俎豆萬里逐沙蓬

俎豆用論語意言辭俎豆而就軍旅也孫萬壽貽京邑知友詩一朝牽世網萬

里逐波湖鮑照蕪城賦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盧照隣西使

兼送孟學士南遊詩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相看萬餘

里共倚一征候月恒持滿尋源屢鑿空

史記匈奴傳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

遂同一起法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又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

便使閭厚遠閼氏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合士皆持滿傳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大宛傳張騫既至烏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集解蘇林曰鑿空開通也索隱案謂西域陰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王觀國學林按史記張騫傳曰騫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犂于闐其南則河源出焉然則烏孫扞犂于闐皆騫所傳聞未嘗身至其國也但聞河源出于闐之南而已是雖有窮河源之文而其實騫未嘗至河源尙何崑崙之責耶新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靖等分軍追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姜宸英曰按此則星宿海之爲河源唐時已有識之者矣胡渭曰按史漢河源在西域此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新書吐蕃傳長慶元年劉元鼎使還

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胡渭曰按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之金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當在都城東北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乃在東北大可疑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如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王鑿河源辨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接都實往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卽如積石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都實身歷其地而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積石况能察重源之有無耶郝懿行曰元史言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不知此乃積石山也康熙乾隆年間兩遣侍衛尋河源後乃得之阿勒坦郭勒之西遠出星宿海之上三百餘里其崑崙在今之回部一統志言西藏有岡底斯山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直陝西西寧府西南

五千五百九十餘里乃西域記水經注所謂阿耨達山今
名岡底斯山卽崑崙也段玉裁曰塞外之山至高者皆
可謂之崑崙洪亮吉曰崑崙山卽天山也括地志元和郡
縣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並云崑崙山在酒泉西南八
十里

野昏邊氣合烽迴戍燭通

燧一作峯○蕭登愍時賦
燧凌雲而迴照馬伏櫪而

悲鳴庾信至老子廟

膂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

詩小雅旅
力方剛經

營四方傳旅衆也膂古通作旅方言踞膂力也東齊曰踞
宋魯曰膂梁荀濟贈陰梁州詩肌膚積霜露膂力倦風塵
左傳成公三年鄭人怒君之疆場本從易音亦後人訛爲
疆場從易音長卽爲戰場之場原信移齊河陽執事文自
疆場臥鼓邊鄙收鋒唐太宗復建吐谷渾詔吐谷渾草竊
疆場虐割氓庶積惡旣稔天亡有徵則其沿用已久矣

河流控積石山路遠崆峒

山海經西山經積石之山其下
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璞傳

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
內元和郡縣志隴右道河州枹罕縣積石山一名唐述山
今名小積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按河出積石山在縣南
羌中注于蒲昌海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故今人

目彼山爲大積石此山爲小積石鄯州河源軍州西百二十里儀鳳二年郎將李乚支置積石軍廓州西百八十里儀鳳二年置龍支縣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胡渭禹貢錐旨杜氏通典曰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卽禹貢道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閭百詩爲之辨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本漢金城允吾縣地後漢爲龍耆城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卽鄯注之唐述山耳然則蔡傳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渭按應邵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爲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爲華戎之界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爲積石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大積石山今名大雪山在今青海甘肅西寧府邊外西南五百

三十餘里小積石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河州西北王應麟
通鑑地理通釋十道山川考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二十
里史記黃帝西至空桐韋昭曰在隴右正義并頭山一名
崆峒在原州平高縣五百里括地志在肅州福祿縣東南
六十里二處皆云黃帝登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曹植
之漢武帝至隴西登空桐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與吳
質書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齊世家
武王卽位九年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索隱
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
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臧琳曰案郭
氏山海經序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
兕之所涉蒼兕與伶人相對亦同馬說蓋蒼兕本水獸善
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官者盡其職常以蒼兕爲警
也鄒陽獄中上書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
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
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李善注如淳曰白虹
兵象日爲君列士傳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徵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用劍

化爲龍事干寶搜神記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
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汝若
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
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
乃問其母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
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
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讐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
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楚王殺吾
父吾欲報之客曰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
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
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
鑊煮之煮頭三日三夜不爛頭墮出湯中躡目大怒王卽
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
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
墓今在汝南
北宜春縣界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蓬轉俱行役瓜時獨未還

潘岳西征賦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詩魏風父曰嗟予

子行役瓜時見前梁荀濟贈陰梁
州詩聞君戍靈關瓜時猶未還
魂迷金關路望斷玉門

關楚辭九章抽思願徑逝而不得
今魂識路之營營顏氏

善音樂志刊金闕奠玉龜案金闕
本謂仙居此卽以稱帝

關也元和郡縣志隴右道沙州壽昌
縣玉門故關在縣西

北百一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
前庭及疏勒此西域

之門戶也班超在西域上疏曰臣幸
得護西域臣能無依風首邱

終屯部誠無所恨恐後代謂臣沒西
域臣能無依風首邱

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
入玉門關卽此是也

又瓜州晉昌縣王門
獻凱多慙霍論封幾謝班周禮夏官

關在縣東二十步
大司馬若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
獻于社鄭康成注兵

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
得意則愷樂愷歌

示喜也漢書霍去病傳最票騎將軍去
病凡六出擊匈奴

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
渾邪以衆降數萬開

河西酒泉之地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
戶後漢書班超傳

永元六年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
屬焉明年下詔曰

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
司馬班超安集于

賓呂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
二年莫不賓從其

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章懷太子注東觀記曰其以漢中
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
縣南風塵催白首歲月損紅顏鮑照行路難紅顏零落歲將
思賦君度山川成白落雁低秋塞驚鳬起暝灣初學記梁
首應知歲序歇紅顏落雁低秋塞驚鳬起暝灣州記曰梁
州縣界有雁塞山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雁棲集之故因名
曰雁塞沈約八詠夕行聞夜鶴篇懸海上之驚鳬傷雲間
之離鶴水胡霜如劍鏑漢月似刀環古意篇張協七命懷
曲曰灣胡霜如劍鏑漢月似刀環古意篇張協七命懷
鏑水凝冰刃露結李善注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
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鏑刀刃也古樂府藁砧今
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缺當還也案漢書
刀頭有環環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缺當還也案漢書
李陵傳昭帝立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
招陵單于置酒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則樂府之別
隱語其來已久吳筠古意詩蓮花穿劍鏑秋月掩刀環別
後邊庭樹相思幾度攀謝靈運燕歌行念君行役怨邊庭
盧思道從軍詩庭中奇樹已堪攀

塞外征人殊未還方回瀛奎律髓曰賓王詩近似庾信時
有平仄字不協此篇乃字字入律工不可言紀相國昉曰
純就自己一邊
說又自一格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擾擾風塵地遑遑名利途盈虛一易舛心迹兩難俱

莊子外篇

天道堯曰膠膠擾擾乎郭象注自嫌有事陸德明釋文動
亂之貌鮑照行樂詩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宋玉九辯
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阮籍達莊論是
以名利之途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辟著則醇厚之情
燦也宋書顧覲之傳原夫命生之資氣清濁異之稟數盈
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謝靈運初去郡詩顧已
雖自許心迹猶未并文中子問易篇子曰心迹之判久矣
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
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各云
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弱齡小山志寧期大丈夫九

微光賁玉千仞忽彈珠棘寺遊三禮蓬山遙入儒懷鉛慙

後進投筆願前驅

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小山見早發淮口篇九徵見

帝京篇彈珠見江南贈宋之問篇北史邢邵傳邵請置學

奏曰美樹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考周禮秋

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鄭康成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

象以赤心三刺也初學記引此條於職官部太常卿李商

隱爲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棘署選丞則此棘寺謂太常

也按李嶠有贈駱奉禮從軍詩舊書職官志大常寺有奉

禮二人蓋駱曾爲此官也書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

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孔安國傳三禮天

地人之禮舊書職官志太常寺古曰秩宗秦曰奉常漢高

改爲太常梁加寺字後代因之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

郊廟社稷之事蓬山見前小爾雅廣言遷倅也韓非子顯

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顏氏之

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

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寄東臺詳正學士詩曰蘭渚

浮延閣蓬山款禁園此言爲宏文館學士也西京雜記揚

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

以爲神補軒所載後漢書班梁列傳班超字仲升永平

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詩衛風伯也執殳為王

前驅 北走非通趙西之似化胡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戰士青絲絡將軍黃石符連星入寶劍半月上雕弧拜

井開疏勒鳴桴動密須戎機習短蓆妖祲淨長榆江北走見江南贈

宋之問篇劉向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後與老子俱

之流沙之西化胡服苴勝實莫知其所終劉如璿不毀化

胡經議謹按後漢書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化高士傳

曰老子化戎俗為浮屠皇朝實錄云于闐國四五百里有

毗摩伽藍是老子化胡之所建老子至是白日昇天因立

此祠焉則知化胡是實為經不虛漢書西域傳初楚主侍

者馮燎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

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

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烏就屠恐曰願

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

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漢
書李廣傳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
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陣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
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
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鐃受一
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也古
陌上羅敷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李康運命論張良
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連星見送鄭少府入遼篇唐太
宗詠官詩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後漢書耿恭傳恭字
伯宗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金蒲城
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
騎擊車師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
壽藥傳矢因發疆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
天暴風雨隨雨擊之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
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
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
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

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
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曰爲神明遂引
去胡三省資治通鑑漢明帝紀注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
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
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
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
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牟子鐘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
聲矣左傳昭公十五年王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
大蒐也杜預注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
得其鼓路以蒐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典論帝自敍曰嘗
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
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劔良久謂言將
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
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
意不平求更爲之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
果尋前余卻腳勲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不還坐笑曰昔陽
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
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宋書竟陵王誕傳妖祲廓
清大明升耀史記淮南王安傳廣長榆開朔方裴駰
集解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季月

炎初盡邊庭草早枯層陰籠古木窮色變寒蕪海鶴聲嘹

唳城烏尾畢逋葭繁秋引急桂滿夕輪孤

孤一作虛非秋引急本作秋色

引今據蜀本。王粲大暑賦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升鮑照秋夜詩霽旦見雲峯風夜聞海鶴陶宏景寒夜怨詩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後漢書五行志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

行役風霜

久鄉園夢想徒瀟池遙夏國秦海望陽紆

園一作關徒一作辜又作徂。

傅亮感物賦序於時風霜初戒蟄類尙繁司馬相如長門賦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徐淑答夫秦嘉詩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謝朓休沐重還丹陽道中詩瀟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李善注枚乘集有臨瀟池遠訣賦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焉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後漢書西域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

偷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賜車師
後部此上計也章懷太子注太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
也爾雅釋地素有楊陟郭璞注今在扶風汧縣西案風俗
通山澤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引爾雅並作楊紆蓋舊本
實爲紆也淮南子墜形訓秦之楊沙塞三千里京城十二
紆高誘注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圖
衢楊溝連鳳闕槐路擬鴻都璧殿規宸象金隄法斗樞雲
浮西北界日照東南隅寶帳垂連理銀牀轉輶轡廣筵留
上客豐饌引中廚漏緩金徒箭嬌繁玉女壺秋濤飛喻馬
春水泛仙艫意契風雲合言忘道術趨共矜名已泰誰肯
沫相濡界一作蓋契一作氣。後漢書南匈奴傳論世祖
目用事諸華朱遑沙塞之外藝文類聚人部漢李
陵與蘇武書曰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
里蔡文姬悲憤詩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張衡西京賦
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
相經薛綜注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塗容四軌故方

十二軌軌車轍也李善注方言九軌之塗凡有十二也鮑
照詠史詩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楊溝見西行篇鳳閣
見秋雲篇沈炯歸魂賦槐路鬱以三條詳帝京篇槐市注
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章懷太子注
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召
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三輔黃圖
漢書曰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
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樓屋上
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門江總雲臺
賦覽黃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張衡西京賦周以金堤
樹以柳杞李善注金堤言堅也三輔黃圖漢長安故城周
回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
城爲斗城是也李好古長安志圖人有至其北城者言其
委曲迂迴之狀蓋是順河之勢不盡類斗之形豈後人偶
以近似而目之也歟廣雅釋天北斗七星一爲樞樞爲雍
州魏文帝雜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古樂府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西京雜記武帝爲七寶牀雜寶
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爲四寶宮垂連理
謂繡連理之紋於帳也晉書樂志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
作牀金瓶素綬汲寒漿郭璞并賦爾乃冠玉檻鬋鱗錯鼓

轉轅彈勁索史記春申君列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
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瑋簪刀劍室以珠
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
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曹植筮引中廚辦豐膳烹羊
宰肥牛陸倕新刻漏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李善注張衡
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僊人居左壺爲胥徒
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神異經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恒與一玉女投壺每投
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噓矯出而脫悞不接
者天爲之笑案矯矢躍出也音驕或作矯徐陵玉臺新詠
序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矯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
著枚乘七發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李善注沌沌渾渾波相
隨之貌也鮑照春日行泛舟鱸齊權驚說文入篇漢律名
船方長爲舳舻一曰船頭小爾雅廣器船尾謂之舳案仙
鱸卽用仙舟意見江南贈宋之問篇晉書石崇傳士當身
名俱泰莊子內篇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涇
相鴻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陸德明釋文鴻本又作濡

有志慙彫朽無庸類散樗關

山暫超忽形影嘆艱虞結網空知羨圖榮豈自誣忘情同

塞馬比德類宛駒

北史儒林傳鏤冰雕朽迄用無成散構詳帝京篇郭象注不在可用之數故曰

散木超忽見江南贈宋之問篇沈約郊居賦逮有晉之隆

安集艱虞於天步淮南子說林訓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

織網重仲舒賢良對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

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廣雅釋詁

圖謀也韓詩外傳內不自誣外不誣人淮南子人間訓近

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而

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如福乎居一年胡人

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

之故父子相保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

西去漢可萬里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集解駟案

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

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宛于袁反舊

書吐谷渾傳有青海周廻八百里中有小山至冬放牝馬

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

千里故代稱
隴坂肝腸絕陽關亭障迂迷魂驚落雁離恨

青海驄馬

斷飛鳧春去容華盡年來歲月無邊愁傷郢調鄉思繞吳

飲

一作堠。元和郡縣志隴右道秦州清水縣小隴山一名隴坻又名分水嶺隗囂時來歙襲得畧陽囂使王

元拒之隴坂九廻不知高幾里每山東人西役到此瞻望

莫不悲思隴山有水東西分流因號驛為分水驛行人歌

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漢書西域傳

西域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注孟康曰

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又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

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

屬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郢調見江南贈宋之問篇楚

辭招魂吳歎蔡謳奏大呂

些王逸注謳歎皆歌也

河氣通中國山途限外區相思

若可寄冰泮有銜蘆

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

南北千餘里又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

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

為中國河云顧炎武郡國利病書河源古無所見自元人

始求而得之初名星宿海羣流輳匯巨澤澤東流為赤賓

谷島每長

谷島每長

卷之二

二

河自是受諸水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大抵自河源至華陰
通計九千餘里而東入河南境矣俞安期曰歷攷載籍則
今所稱積石山在河州西寧境者皆訛是積石者卽漢之
河關縣山也唐咸亨中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大非川失積
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長慶中劉元鼎
使吐蕃遂指積石軍爲積石山後世紛紛祖其說以攻山
海經及水經諸書爲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下
有石門河水冑以西流郭璞注山在河關縣西南羌中班
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其水
潛行地下南山積石山爲中國河後漢書並同水經與山
海經文合酈道元注謂之重源後漢書曰段熲自湟中追
燒當羌且鬪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
餘里隋書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注云有積
石山河水所出又有鳥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谷渾
軍次鄯州始議所向窮追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迺次
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嗟乎山海水經名爲
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載豈盡非乎則禹貢所導
積石山尙在今所謂星宿海河源之上獨不觀唐史所云
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之大大可謂的證乎按薛仁
貴征吐蕃先行至河口迴鳥海城退軍屯於大非川臨海

此行殆經星宿矣後漢書西域傳論過矣西胡天之外區
左思蜀都賦晨晷旦矣候雁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此
用漢書蘇武傳雁足繫書意見前

從軍中行路難

按此為由蜀至姚州從軍之詩別本

賓王同作非也雲南安寧州城南慈蒙臥山唐河東
州刺史王仁求墓有閭邱均碑文曰咸亨之歲犬羊
大擾梟將失律元凶莫懲以本集祭趙郎將文證之
卽張柬之表所稱郎將趙武貴討擊破敗者也王少
司寇昶以為當是薛仁貴敗績仁求佐梁積壽削平
之甚誤考唐會要咸亨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吐蕃陷
我安西罷四鎮長壽二年十一月一日武威軍總管
王孝傑克復四鎮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
仁奏立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又
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
遂廢垂拱四年南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樊乾福
又請置州善寶卽仁求子也兩事各不相蒙舊書吐
蕃傳睿宗卽位攝監察御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諸蠻
先屬吐蕃請發兵擊之蠻酋傍名乃引吐蕃攻知古

殺之並非高宗時惟臨海出塞後由蜀至姚州噶昔
篇陽關積霧萬里昏劍閣連山千種色非其證歟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憑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兵徵

惡少金壇授律動將軍

動一作勤○楚辭招魂蝮蛇蓁蓁

吞人以益其心些王逸注封狐大狐也言炎上之氣多蝮
虺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
遇也儵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
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之心也司馬法仁本第一野荒
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曹阿六代論吳楚憑江負
固方城唐太宗克高麗克巖城詔妖氛蝟聚如憑劍閣之
深同惡鴟張若負洞庭之險新書車服志天子有傳國璽
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
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封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
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
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漢書李廣利傳太初元
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虞世南從軍行俠客吸龍劍惡少縵胡衣史記
淮陰侯列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何聞信亡不及以聞

自追之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畱王曰以為大將何曰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沈約桐柏山金庭館碑銘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義與此異王勃九成宮頌序星墟列將輝玉節而長驅天策神兵下金壇而決勝令狐德棻周書文帝紀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伐隋書煬帝紀大業八年下詔曰今宜授律啓行分麾將軍擁旄宣廟略戰士橫戈靜夷落長驅一息背銅

梁直指三巴逾劔閣

巴一作危逾一作登○班固涿邪山

傳外揚王化內經廟畧左思魏都賦蠻陬夷落譯導而通李善注廣雅曰落居也史記樂毅列傳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左思蜀都賦外負銅梁於宕渠劉達注銅梁山名在巴東案山在今四川重慶府合州南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劔南道渝州古之巴國也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漢高帝既定三秦項羽肯約封為漢王王巴蜀天下既定乃分巴蜀置廣漢郡武帝又置犍為郡劉璋為益州牧於是分巴郡自墊江以上為永寧郡先主又以固陵

爲巴東郡由是巴郡分而爲三號曰三巴案渝州今四川重慶府鄭道元水經注漾水篇清水又東南逕小劔戍北西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劔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楚起信然 閣道宕堯

起戍樓劔門遙裔俯靈邱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

急流

裔一作倚○元和郡縣志山南道利州益昌縣小劔故城在縣西南五十一里小劔城去大劔戍四十里

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劔閣道自縣西南踰小劔山入大劔口卽秦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所由路也亦謂之石牛道又有古道自縣東南經益昌戍又東南入劔州普安縣界卽鍾會伐蜀之路也又劔南道劔州普安縣大劔山亦曰梁山在縣北四十九里初姜維自沓中爲鄧艾所摧與張翼董厥合還保劔門以拒鍾會卽此也大劔水出縣西四十九里空冢山下大劔鎮在縣東四十八里本姜維拒鍾會壘也在開遠戍東十一里梁時于此置大劔戍劔閣道自利州益昌縣界西南十里至大劔鎮合今驛道秦惠王使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伐蜀卽此也後諸葛亮相蜀又鑿石爲空爲飛梁閣道以通行路案益昌今昭化縣首安今劔州並隸四川保甯府曹植九愁賦登宕堯之高

岑陰鏗晚泊五洲詩戊樓因嵯險邨路入江窮樂史太平
寰宇記劔州劔門縣諸葛武侯相蜀於此立劔門以大劔
山至此有隘東之路故曰劔門謝靈運擬魏太子詩遙裔
起長津張揖廣雅釋言裔邊也劉孝威蜀道難沈屏厭怪
水握鏡表靈邱漢書王尊傳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
邛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呂病去及
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
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注應邵曰在
蜀郡嚴道縣元和郡縣志劔南道雅州榮經縣九折坂在
縣西南八十里太平寰宇記榮經縣本嚴道縣地邛崃關在
縣西南七十里隋大業十年置約山據險當雲南大路以
扼蕃夷之要害唐亦因之不改郭璞江賦源二分於嵯崒
詳在江南贈
宋之問篇
征役無期返他鄉歲月晚杳杳邱陵出蒼蒼

林薄遠途危紫蓋峯路澀青泥坂

月一作華○古詩十九首歲月忽已晚楚辭九

章哀郢瞭杳杳其薄天朱子集注一作杳冥冥廣雅釋邱
小陵曰邱四隄曰陵又釋訓蒼蒼茂也王中頭陀寺碑文
幽幽林薄李善注鄭孚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
注曰深草曰薄水經注湘水篇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

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園一名芙蓉廣雅釋詁
澀難也元和郡縣志山南道興州長舉縣青泥嶺在縣西
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卽今通路也懸崖萬仞上多雲雨
行者屢逢泥渚故號爲青泥嶺說文十四篇坡者曰阪阪
與坂同唐杜牧李甘詩夜登青泥坂鄭燭津陽門詩青泥
坂上到三蜀卽此處也案紫蓋青泥一在今湖南衡州衡
山縣一在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言其
途路危逾紫蓋之峯澀甚青泥之坂也
去去指哀牢行行

人不毛絕壁千重險連山四望高

哀顏本作危非重一作
里○藝文類聚人部魏

陳王曹植詩曰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
去適西秦舊晉南蠻傳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姓蒙氏
蠻謂王爲詔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
昌故郡東姚州之西又張柬之傳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
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漢書西南夷傳河平中夜郎
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僉更舉兵相攻杜欽說大將軍
王鳳曰宜因其罪惡未成遷任職太守往曰秋涼時入誅
其王侯尤不軌者卽目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
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注師古曰不
毛言不生草木諸葛亮出師表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水經注污水篇峻嶒百重絕壁萬尋既造其峯謂已險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烟雲之際顧看向途杳然有不測之險馮衍顯志賦伏朱樓而四望兮采三秀之華英中外分區宇夷

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戶川源饒毒霧谿谷多

淫雨行潦四時流崩槎千歲古饒一作繞槎一作厓。班固西都賦區宇若茲不可

殫論後漢書東夷傳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故國俗風土可得畧記元和郡縣志嶺南道交州交趾古越地也名曰交趾者交以南諸夷其足大趾廣兩足並立則交焉西北至姚州水陸相兼未有里新書南蠻傳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無城郭土熱多霖雨又地理志劍南道姚州雲南郡自鄯州南至西瀘經陽蓬鹿谷菁口會川四百五十里至瀘州乃南渡瀘水經褒州微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後漢書馬援傳下潦上霧毒氣重蒸禮月令淫雨蚤降說文十一篇久雨曰淫詩大雅酌彼行潦毛亨傳行潦流潦也鄭氏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崩槎見晚憩田家詩庾信詠畫屏風詩崩槎時半沒壞柯或空浮漂梗飛蓬不暫

安捫藤引葛度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

漂梗見齊策詳浮槎詩序詩衛風首如飛蓬水經注若水

篇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

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危巒見前王滄江綠水東流駛

桀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炎洲丹徼南中地水經注若水篇若水又逕越嶲大花縣

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又逕三絳縣西淹水

注之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

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又左合卑

水而東流注馬湖江也案永昌郡有蘭倉水漢武帝時通

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

不賓渡博南越倉津渡蘭倉爲作人蘭倉水出金沙又東

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

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禁水又北注瀘津水若水

至焚道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

入而納通稱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

之按若繩諸水今總名金沙江自旄牛徼外流入雲南永

北廳城西又南入麗江縣東北又東南逕鶴慶州流入大

理府賓川州東北又東流入楚雄府姚州東北又東流逕武定州元謀縣又逕四川甯遠府會理州南又東流入雲南東川府會澤縣西又東北入昭通府永善縣西又東北入四川雷波廳名馬湖江又東北逕蠻夷平夷二土司南又東北逕敘州府屏山縣南又逕府城南入大江蘭倉水今名蘭倉江亦曰黑水出吐蕃鹿石山流入雲南麗江縣西南又南流逕大理府雲龍州又南流逕永昌府永平縣及保山縣又東南流逕順甯府順甯縣及雲州又東北流入蒙化廳景東廳界下至安南國入海鄺注所引係後漢顯宗時事言武帝誤也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活活又流駛噉噉夜猿啼唐釋元應大般涅槃經音義駛古文使字或作駛同山吏反蒼頡篇駛疾也字從史經文從夊作駛古文反駛駛駿馬也孫星衍曰說文無駛字或借駛爲之駛音義亦疾也徐鉉新附有駛又從吏未知何據東方朔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崔豹古今注都邑第二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徼者繞也所屬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嵩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

伐夜郎植牂柯繫船於是且蘭旣尅夜郎又降而秦奪南
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躋楚莊王苗裔也

中南斗映星河秦川秦塞阻烟波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

瀘中瘴癘多

川一作關烟一作風中一作川。爾雅釋天箕斗之閒漢津也郭璞注斗南斗邢昺疏斗

至南方卽見故曰南斗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天水郡秦川秦始封之邑水經注秦水出大隴山秦谷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山川有秦亭秦仲所封也高紀漢王從故道襲雍孔明出祁山斜谷姜維欲乘虛向秦川出駱谷此自蜀攻秦之路祖孫登詠柳詩高葉臨秦塞長枝拂漢宮王儉蕭詒議北上夜集詩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楚辭招魂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王逸注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水經注若水篇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章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爲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嶺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

渡爲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朝驅疲之名矣劉峻廣絕交論寄命障瘡之地障通作瘡

斥侯夕息倦樵歌向月警繁弱連星轉太阿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廣不

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侯未嘗遇

害司馬貞索隱案許慎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虞義

春郊詩樵歌喧隴暮漁柑亂江晨吳筠征客詩輟中懸明

月劒杪照蓮花左傳定公四年封父之繁弱杜預注封父

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司馬相如上林賦警蕃弱滿白羽

李善注蕃與繁古字通張協七命流綺星連浮彩豔發李

善注越絕書曰王取純鉤薛燭觀其鈇爛如列星之行戰

國策韓策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

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越絕書外傳記寶

劒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劒三枚一

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市畢成風胡子奏重義輕生懷

之楚王是太阿本出劒之地因以名劒也

一顧東征西伐凡幾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

故虞世基講武賦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東征西伐所向無敵潘岳秋興賦斑

鬢影以承弁兮
素髮颯以垂領
故人霸城隅遊子滇池水天涯望轉遙地

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忽復離寒暑物華非不知關山千

萬里

太平寰宇記關西道雍州萬年縣霸岸在通化門東三十里秦襄王葬於其坂謂之霸上其城卽秦穆公所築漢爲縣在東北二十三里霸水東霸陵故城是也東南至文帝陵十里晉改爲霸城宇文周建德二年省卽此

城也華陽國志南中志晉寧郡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有澤水周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案霸城在今陝西西安府咸甯縣滇池在今雲南省雲南府昆明縣南入呈貢縣晉甯州昆陽州界古詩十九首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王褒突厥寺碑上極天中下窮地際炎涼見在江南贈宋之間篇陸機擬明月何皎皎詩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隋盧思道從軍行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節物與華異棄置勿重陳重陳多苦辛且悅清笳楊冬霰春霜秋不歇

柳曲詎憶芳園桃李人

重陳一作征行楊一作梅○魏文帝雜詩棄置勿重陳客子常畏人

劉琨扶風歌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苦辛見前謝朓從
戎曲寥戾清笳轉蕭條邊馬煩王褒長安有狹邪行塗歌
楊柳曲巷欽榴花尊梁元帝詠雲陽
樓檐柳詩拂檐應有意偏宜桃李人絳節朱旗分日羽丹

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朱一作紅

日一作白○庾信贈司寇淮南公詩傳呼擁絳節交戟映
彤闕曹植責躬詩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梁元帝述懷詩霜
戈臨塹白日羽映流紅諸葛亮與李豐教詳思斯戒明吾
丹心梁元帝忠臣傳諒爭篇序丹心莫亮白刃先指漢書
地理志武帝
開廣三邊行路難行路難歧路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

翰空餘望日想長安謝朓和劉中書詩圖南矯風翮會非息短翰

豔情代郭氏贈盧照隣舊書文苑傳盧照隣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博學善屬文

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重之曾謂羣官曰此卽寡人
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盧照隣對蜀父
老問龍集荒落律紀裴賓余自鄴鎬歸於五津從王
事也丁丑居于昇僊橋止送客亭卽相如所謂不乘

高車駟馬不出女下者也案龍集荒落爲己巳歲高
宗總章二年也明年爲咸亨元年照隣病梨樹賦序
癸酉之歲臥病長安歲癸酉實咸亨四年臨海入蜀
在咸亨中此詩云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
人是時昇之方自蜀至洛
當在咸亨四年以前也

迢迢芋路望芝田眇眇雨關限蜀川歸雲已落涪江外還

雁應過洛水壩

芋各本作芋今從蜀本○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揚雄方言芋大也

郭璞注香于切芋路猶言大路也曹植洛神賦秣駟乎芝
田李善注嵩高山記曰山上神芝十州記曰鍾山仙家耕
田種芝草張揖廣雅釋訓眇眇遠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河南道河南府新安縣函谷故關在縣東一里按秦函谷
關在今陝州靈寶縣西南十二里以其險隘其形如函故
曰函谷孔鮒小爾雅廣詁限界也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是
以蜀川人稱郭繁曰膏腴綿洛爲浸沃也張衡思亭賦憑
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郵道元水經注涪水篇涪
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微外東南流逕涪縣西又東南逕
綿竹縣北逕江油戍北逕南安郡南又西至成都入于江

禮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鄭氏注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
居今月令鴻皆爲候水經洛水篇洛水又東過洛陽縣南
伊水從西來注之注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漢書揚雄傳
有田一壩壩與廛同方言廛厠也厠古居字郭在蜀盧在
洛故云然洛水傍連帝城側帝宅層臺垂鳳翼銅駝路上柳千

條金谷園中花幾色

新書地理志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曰東

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皇城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
七尺名曰太微城宮城在皇城北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
其崇四丈八尺曰紫微城上陽宮東接皇城之西南隅上
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以聽政都城前直伊闕後據中山
左廛右澗洛水貫其中以象河漢東西五千六百一十步
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西連苑北自東城而東一千五百
四十步周二萬五千五百步其崇丈有八尺武后號曰金
城左思蜀都賦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張衡
西京賦鳳鸞翥於臺標咸遡風而欲翔薛綜注臺棟也謂
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
轉樞常向風如欲飛者焉廣雅釋宮臺謂之甃程易疇通
易錄曰甃者蒙也凡屋通以瓦蒙之曰甃故其字從瓦樂

史太平寰宇記河南道河南府洛陽縣陸機洛陽記云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夾路相對俗語云金馬門外聚羣賢銅駝陌上集少年言人物之盛也陸勰鄴中記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三尺脊如馬鞍寰宇記洛陽縣金谷郭緣生述征記云金谷谷也地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晉衛尉石崇因卽川阜而造爲園館崇金谷詩序云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物備具又水碓魚池焉水經注穀水篇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厯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金

柳葉園花處處新洛陽桃李應

芳春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

宋子侯董嬌嬈詩洛陽城東路

桃李生路傍陸機長安有狹邪行鮮服麗芳春元和郡縣志劍南道成都府雙流縣本漢廣都縣也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爲雙流因以縣在二江之間仍取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爲名也華陽國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豐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配之乃爲東平之歌以衆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

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顏延年北使洛詩日夕望三川李善注漢書音義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徐堅初學記人部衛玠別傳日玠在邽亂乘羊車於洛陽市此時離別那堪道此日空牀對芳舉市咸日誰家玉人

沼芳沼徒游比目魚幽徑還生拔心草

爾雅釋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

行其名謂之鰈郭璞注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人呼為王餘亦日版魚又釋草卷施草拔心不死注宿莽也離騷云流風迴雪儻便娟驥子魚文實可

憐擲果河陽君有分貰酒成都妾亦然

儻一作舞娟一作妍貰一作貨又作

賁○曹植洛神賦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左思蜀都賦若夫王孫之屬卻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劉逵注服箭服詩云象弭魚服善日桓子新論日善相馬者日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

此言河陽以岳曾爲河陽令也晉書地理志河內郡河陽
厥信結客少年場行歌掉李都尉果擲潘河陽詩蓋本此
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
以所著鸛鷀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旣而文君
抱頸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
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
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漢書高帝紀
顏師古注貰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
莫言貧賤無

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綠珠猶得石崇憐飛燕曾經漢皇

寵史記陳涉世家吳廣召令屬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晉
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
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樂史綠珠傳綠珠者
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生雙角山下越俗以珠爲上寶生
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
趾采訪使以眞珠三斛致之綠珠能吹笛又善舞崇以明
妃曲教之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
后本長安宮人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
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乃立婕妤爲皇后伶

元飛燕外傳趙后飛燕父馮萬金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
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
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
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長而纖便
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
張衡西京賦飛燕寵於體輕
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

守空名倒提新練成慊慊翻將故劍作平平離前吉夢成

蘭兆別後啼痕上竹生
李善注潘岳寡婦賦引劉熙孟子

思遠婦作雖為三載婦顧景愧虛名古詩新人從門入故

人從問去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

丈餘持練將比素新人不如故江總怨詩奈許新練傷客

意無由故劍動君心魏文帝燕歌行慊慊思歸戀故鄉李

善注鄭平禮記注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箠切漢書外戚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是時霍將軍有少女與皇太后有

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

求徵時故劍大臣知指自立許便仔為皇后後漢書班超

傳超被徵曰戊己校尉任尙為都護尙私謂所親曰我

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左傳宣公三年鄭文公有

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張華博物志史補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別

日分明相約束已取宜家成誠最當時擬弄掌中珠豈謂先摧庭際玉悲鳴五里無人問腸斷三聲誰爲續思君欲

上望夫臺端居懶聽將雛曲

周禮秋官司約鄭氏注約言語之約束陸德明釋文約劉

於妙反一音如字束劉詩樹反一音如字詩周南宜其室家易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梁簡文帝謝邵陵王禁綢啓昔繆彤掩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誠最傳休奕短歌行昔君視我如掌中珠晉書謝予傳予與從兄朗俱爲叔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隋書五行志禎明中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詞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識此其不久兆也姚思廉梁書王僧辯傳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劉義慶世說黜免第二十八桓公入

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劉峻注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畧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李延壽南史齊武帝諸子傳上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顏文選注物類志猿性急腸狹聞類死聲鳴則腸俱斷而死春秋時膠東猿盛踐人禾稼楚昭王使養由基射之遇子母猿中其子死母長鳴三聲五里之外諸猿聞之俱死元和郡縣志劔南道劔州普安縣石新婦神在縣東北四十九里大劔東北三十里夫遠征婦極望忘歸因化為石晉書樂志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沈沈落日向山低簷前歸燕並頭棲抱膝當牕瞻夕免側

耳空房聽曉雞舞蝶臨階祇自舞啼鳥逢人亦助啼

易林抱膝

獨宿劉琨扶風歌抱膝獨摧藏楚辭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厭利維何而顧覓在腹此以兔爲月也吳志諸葛瑾

傳卿但側耳聽之曹植棄婦篇憂懷從中來嘆息通雞鳴
反側不能寐追遙於前庭唐太宗述聖賦序舞蝶游絲帶
清曉而散影分花交柳映碧浪而成文梁簡文帝東飛伯
勞歌翻階蛺蝶戀花情容華飛燕相逢迎周庾信至老子
廟應詔詩野戍孤烟起春山百鳥啼獨坐傷孤枕春來悲更甚峨眉山上月
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元和郡縣志劔南道嘉州蛾眉縣
蛾眉大山在縣西七里蜀都賦云
抗蛾眉于重阻兩山相對望之如蛾眉故名此山鮑照翫
月城西門廨中詩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華陽國志蜀
志蜀郡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
錦里也王嘉拾遺記周武王五年有蠅支之國其國人來
獻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以日月如城雉樓堞也錦字迴
唐太宗晉祠銘序霞無機而散錦峯非水而開蓮錦字迴
文欲贈君劒壁層峯白紵粉平江淼淼分青浦長路悠悠
閒白雲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賈涑妻蘇氏始平武功
人陳留令蘇賢之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智識精
明儀容妙麗年十六歸於賈涑涑甚敬之及堅時涑為秦
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固織錦為迴文詞多不載唐

武皇后織錦迴文記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
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賢第三女也初滔有寵姬趙陽臺
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而獲焉苦加捶
辱滔深以為憾及滔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
與偕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
錦為迴文五彩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
計入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
妙超今邁古名曰璇機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
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
齊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
其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
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
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咸龜鏡焉張載劍閣
銘是日劍閣壁立千仞左思蜀都賦岡巒鬱紉紛郭璞江賦
狀滔天以淼茫音眇江淹擬謝光祿郊遊詩翠山方藹藹
青浦正沈沈古詩十九首長路漫漫浩浩又悠悠涉長道

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即疏索不

在長情守期契

長情一作長門。班固東都賦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戰國策

中山策司馬憲曰臣願之趙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曹植贈丁儀王粲詩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岑巖參差日月蔽虧裴駙集解按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無那猶言無奈也奈那通用顧炎武曰知錄曰左傳河魚腹病奈何華元之歌曰棄甲則那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奈何一也六朝人多書奈爲那三國志注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曰平元之後令我那驃騎何唐人詩多以無奈爲無那短封猶言短書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疏索也鄭康成檀弓注索猶散也合言之曰疏索蕭子雲酬王建安雋晚遊詩相去能幾許一水終疏索徐陵鴛鴦賦特訝鴛鴦鳥長情真可念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共克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對銀河隔淺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脉脉待三秋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下山能借問更向盧家字莫愁

吳均續齊諧記桂陽

咸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

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日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織女嫁牽牛魏文帝燕歌行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李善注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牝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初學記天部纂要云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淺河銀河古詩十九首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李善注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初學記歲時部梁元帝纂要曰三秋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蘇鶚演義金陵記江南計吏止於傳舍聞及時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莖刺喉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莖杜詩畏人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字無義當爲莖謂爲莖所哽也案玉臺新詠載曹丕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遙脚躓不得共觀此意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見古人忠厚其理甚明後漢書何進傳覆水不收宜深思之韻府類林太公望少壻馬氏老而見去及封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收之惟少泥

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古詩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梁武帝河東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盧照隣集贈李榮道士詩曰錦節銜天使

瓊仙駕羽君投金翠山曲奠璧青江濱圓洞開丹鼎方壇聚絳雲寶貺幽難識空歌迴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佐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遙看八會所真氣曉氛氲案此當是李在蜀靈妃居長安故擬代贈云益亦蜀中作也

予都五府風塵絕碧海三山波浪深桃實千年非易得桑

田一變已難尋

十洲記予洲在北海之中上有太乎都仙伯真公所治葛洪枕中書真記曰予都玉

京七寶山週圍九萬里在大羅之上五府詳下臺前句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

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
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太帝宮太真東王
父所治處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
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
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
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班固武帝內傳王母
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僊桃七顆大如鴨卵
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
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曰此
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葛洪神仙
傳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過吳住胥門蔡經家因遣人召
麻姑麻姑至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
衣有文彩又非錦綺繡膳多是諸花擘脯而食之云麟脯
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
水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
皆言海中將別有仙居對三市金闕銀宮相向起臺前鏡
復揚塵也

影伴仙娥樓上簫聲隨鳳史

三輔黃圖廟記云長安市有
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

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又左思魏都賦廓三市而開塵劉逵注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金闕銀宮見上洞冥記帝於望鵲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案此詩就對故以月影爲鏡影也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化人乃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居王之廚饌腥蝼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臚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張湛注娥媼妖好也揚雄方言秦晉之閒凡好而輕者謂之蛾鳳樓自關而東河濟之閒謂之媼鳳史用簫史事詳前

迢遞絕塵埃鷺時物色正徘徊靈芝紫檢參差長仙桂丹

花重疊開

左思吳都賦曠瞻迢遞迴眺冥蒙劉逵注迢遞

朱柯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見秦政苛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畦畦紫芝可

以療飢廣雅釋詁檢甲也詩周南參差荇菜王嘉拾遺記
岱輿山北有玉梁千丈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
深簡文帝采桑詩細萍
重疊長新花歷亂開 雙童綽約時遊陟三鳥聯翩報消

息盡言真侶出遨遊傳道風光無限極輕花委砌惹裾香

殘月窺牕覘幌色

魏文帝西山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

葉光耀有五色莊子內篇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陸德明釋文淖郭昌畧反李云淖約柔弱貌司馬云好貌司馬相如上林賦靚粧刻飾便嬾綽約廣雅釋詁綽約好也綽與淖淖義並同山海經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鷖一名曰少鷖一名青鳥郭璞注皆西王母所使也張衡思予賦續連翩紛暗曖夏侯湛觀飛鳥賦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遞聯與連義通也易彖傳上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案消息本言氣化後多用爲音信之意蜀志劉巴傳魏尙書僕射陳羣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晉書陸機傳機有駿犬名黃耳笑語犬曰我家久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蔡文姬悲憤詩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世說

規箴篇殷覬病困殷荊州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
傷逝篇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皆主此義華陽真
逸瘞鶴銘爰集真侶瘞爾作銘詩抑風微我無酒以邀以
遊陸德明釋文敖本亦作邀五羔反莊子雜篇列御寇巧
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遨遊者也謝朓和徐都曹詩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
浮下續三日賦豔豔風光欣欣懷抱薛道衡豫章行偏訝
思君無限極欲罷欲忘還相憶願作王母三青鳥飛去飛
來傳消息邱遲九日侍宴樂遊苑詩枯葉未落寒花委砌
廣雅釋詁委積也惹孥也玉篇人者切王延壽魯靈光殿
賦玉女闕牕而下視廣雅釋詁窺覘視也謝惠連雪賦箇
月承幌而通暉李善注文字集畧曰幌以帛明牕也
時無數併妖妍箇裏無窮總可憐鮑照朗月行牕中多別
佳人被服妖且妍

有衆中稱黜帝天上人間少流例洛濱仙鶴啓遙源淮浦

靈津符遠筮

黜帝言爲天帝所黜謫生人世猶言謫仙也
搜神記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

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哀其孤
苦令得下嫁從夫此暗用其事仙駕詳懷祝阿王明府篇

王少頭陀寺碑遙源濬波酌而不竭晉書王導傳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十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予鋒可擬案二句俱切王氏顏本筮作蒞注稱遠蒞地名引
自言少小慕幽乎只言容左傳楚遺越縕于遠蒞非也

易得神仙佩中邀勒經時序簫裏尋思復幾年

班固與竇憲牋今月

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慚曹植白馬篇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張鏡觀象賦夫機象冥緬至理幽乎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談何容易列仙傳江妃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受佩而去行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楚辭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注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
尋思許事

真情變二入容華識少選漫道燒丹止七飛空傳化石曾

三轉

徐陵雜曲二八年時不憂度旁邊得寵誰相妒高誘呂氏春秋本味篇注少選須臾之間也王褒靈壇館

銘燕履宵去鳬鳥晨歸鍊石三轉燒丹七飛
盧照隣鄭太子碑銘丹竈九飛青溪千仞

寄語天上弄

機人寄語河邊值查客乍可恩恩共百年誰使遙遙期七

夕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

札弄機杼白居易六帖石部集林曰昔有人尋河源見

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

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查客詳贈高四篇晉書王彪之傳

無故恩恩先自捐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遠哉遙遙廣雅

釋訓遙遙遠也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雲漢有靈

匹彌年闕相從李善注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爲想知人意

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齊謝朓有七夕賦

自相尋果得深心共一心一心一意無窮已投漆投膠非

足儼只將羞澀當風流持此相憐保終始

古樂府白頭吟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古詩以膠投漆中

誰能別離此王勃春思賦狂夫去去無窮已方言怩靨也郭

璞注靨猶苦也今言羞澀義同葛洪西京雜記卓文君十

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列子楊

朱篇揚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方言憐職愛也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相憐相
念倍相親一生一代一雙人不投丹心比乎石誰將濁水

況清塵

何劭遊仙詩悲來側丹心零淚綠纓流山海經中

依黑石而生也罇于樂器名案此用詩我心匪石意曹植
七哀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
諧

只言柱下畱期信好欲將心學松薜不能京兆畫蛾眉

翻向成都騁騶引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陸德明釋文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
爲魯人又尾生溺死信之患也般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茵案郭璞遊仙詩寒露拂陵若女
蘿辭松柏薜華不終朝蜉蝣豈見夕李善注潘岳朝茵賦
序曰朝茵者時人以爲薜華莊生以爲朝茵其物向晨而
結絕日而殞王僧孺爲何庫部舊姬薜蘿之句妄意在寒
松君心逐朝槿詩鄭風顏如舜華毛氏傳舜木槿也說文
作薜是薜與茵槿同一物也漢書張敞傳敞爲京兆時罷

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目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目奏敝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詩衛風螭首蛾眉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相如為郎數歲天子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印符冉驪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說文十篇上驪廐御也段玉裁註按驪字段借作趣周禮詩周書之趣馬月令左傳謂之青牛紫氣度靈關尺素驪趣者疾也掌疾養馬故曰驪

鱗去不還連苔上砌無窮綠修竹臨壇幾處斑徐堅初學記地

部關令內傳曰周元極元年歲在癸丑冬十有二月二十日老子度函谷關關令尹喜嘗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聖人經過京邑先勅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授喜道德經五千卷嘗登樓二十三字據器物部補入左思蜀都賦鄭玄關以為門劉逵注靈關山名在

成都西南漢壽界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
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詩周南傳蘋赤也謝
朓直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初學記果木部
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栾夾池水太平廣記文仙一
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瑤姬嘗東海遊還過江上
有巫山焉峯巖峻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閣連久之有祠
在山下世謂之大仙神女壇側有竹垂之若簪有槁葉飛
物著壇上者竹則因風掃之終瑩潔不爲所汚楚人世祀
焉斑竹見
豔情篇 箇時空牀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梅花如雪

柳如絲年去年來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悞春來春

更思

別在一作別去悞一作悟○古詩蕩子行不歸空牀
難獨守梁簡文帝雪裏見梅花詩絕訝梅花晚爭來

雪裏窺下枝低可見高處遠難知梁元帝
別詩門前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持春時物色無端

緒雙枕孤眠誰分許不忿嬌鶯一種啼生憎燕子千般語

不忿一作憤念○王筠閨情詩物色相煎蕩微步出東家

江總梅花落詩梅花隱處隱嬌鶯庾信春賦新年鳥聲千

種嘲二月楊
花滿路飛

朝雲旭日照青樓遲暉麗色滿皇州落花泛

泛浮靈沼垂柳長長拂御溝

宋玉高唐賦旦為朝雲莫為行雨詩衛風旭日始旦青樓

見帝京篇謝朓和徐都曹詩宛洛佳遊遊春色滿皇州三

輔黃圖周文王靈沼在長安三十里詩曰王在靈沼於初

魚躍又長安御溝謂之楊御道多奇賞俠客妖容遞

來往寶騎連花鐵作錢香輪驚水珠為網

列子說符篇虞氏者梁之富人

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
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檣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
中之陸機擬青青河畔草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王勃
梓州鄭縣兜率寺浮圖碑則有瑀簾繡軸排淨域而停輪
寶騎銀鞍指珍臺而聳轡沈炯長安少年行長安好少年
驄馬鐵連錢古樂府青牛白馬七香車故曰香輪說文十四
篇輶車網也攷工記輪人牙也者以為固抱也鄭司農云
牙謂輪輶也世閒或謂之罔釋名釋車輶罔也罔羅周輪
之外也華覈駟馬賦鞍蜀緝裘珠輪玉光朝占作罔罔與
網通隋書禮儀志羊車其制如輶車金寶飾紫錦噀朱絲

網香輪寶騎競繁華可憐今夜宿倡家鸚鵡盃中浮竹葉

鳳凰琴裏落梅花

古詩十九首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庾信謝滕王集序啓琉璃泛酒鸚鵡承

杯盧照隣長安古意詩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

杯亦見蕩子從軍賦張協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李善注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西京雜

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

列女之象善為歸風送遠之操楊表正琴譜大全梅花三

弄注自桓伊善三弄笛聲吹三弄梅花之調高妙絕倫後

人入於琴其音清爽有凌霜之趣許輩多情偏送款為問春花幾時滿千

回鳥語說眾諸百過鶯啼說長短語一作信○王僧孺詠

飲杯中醪藝文類聚封爵部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光武

中興四海擾攘眾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廣雅釋詁諸

眾也合言之曰眾諸唐文德皇長短眾諸判不尋千回百

后春遊曲樹上長短聽啼鶯

過浪關心何曾舉意西隣玉未肯畱情南陌金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駱臨海集

卷之四

四十七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言東家則玉在西故云西隣玉也劉向列女傳節義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佚之志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遣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南陌西隣咸自保還轡歸期須及早而東走投河而死

爲想三春狹邪路莫辭九折卬關道

嵇康琴賦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李善

注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纂要曰一時三月謂之三春九十日謂之九春又阮籍詠懷詩注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春也陸機長安

有狹邪行伊洛有歧路歧路交
朱輪九折見從軍中行路難
假令白里似長安肯使青

牛學劍端蘋風入馭來應易竹杖成龍去不難肯一作須

說林篇魏惠王為白里之盟薛道衡出塞詩轉蓬隨馬足

飛霜落劍端按此劍端謂劍門端也王象之蜀山考劍門

關古所謂劍閣之險有大劍小劍之號往往山皆北向有

劍鋒之狀而道出兩山之間有闕使以司之宋玉風賦夫

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莊子內篇逍遙遊夫列子御風

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馭與御通用竹杖成龍

用費長房事見山石門篇龍颺去去無消息鸞鏡朝朝減容色君心不

記下山人妾欲空期上林翼龍颺蒙上二句策杖乘風指

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跡范泰鸞鳥詩序昔屬寶王結璽峻

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致也乃飾以金

樊饗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

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哀響

冲霄一奮而絕下山見上篇王褒燕歌行試上林三月鴻

為來看上林雁應有遙寄隴頭書詳秋雁篇

欲稀華表千年鶴未歸不分淹留桑路待祇應直取桂輪

飛華表見搜神後記詳紫雲觀贈道士詩序庾肩吾和徐主簿望月詩星流時入暈桂長欲侵輪

憶蜀地佳人

東吳西蜀關山遠魚來雁去兩難聞

左思吳都賦西蜀之於東吳庸可共世而

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碩乎周弘讓答王褒書猶冀蒼雁蘋鮪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但寄相思

莫怪嘗有

千行淚只爲陽臺一片雲

陽臺一作巫山。庾信寄王琳詩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宋

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

之觀其上獨有雲氣曄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

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

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

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

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

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水經注江水篇郭景純

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郛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

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
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阻且為行雲
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
立廟號朝雲焉其閒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
名也姚寬西溪叢話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
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為高
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
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
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
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
今文選本玉
王字差誤

和孫長史秋日臥病

新書百官志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丞曰別駕十年改雍州

別駕曰長史高宗即位別駕皆為長史案此詩翫金壇數句疑臨海從軍時同在幕府也

霍第疏天府潘園近帝臺

第一作地非○漢書霍去病傳去病為票騎將軍上為治第令

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呂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又妻敬傳且夫秦地被山河四塞呂為國卒然有急百萬之

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潘岳開
居賦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徐堅
初學記州郡部河南道第二山海經曰鼓鐘之山帝臺之
所以鵲百神也郭璞注曰舉觴譙會則於此山也今案其
山在伊闕西南案中山經郭注帝臺調絃三婦至置驛五
神人名此借以言東都對上西京
侯來古樂府清調曲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
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又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
央宋南平王鑠仿樂府之後六句作三婦豔詩梁昭明太
子沈約劉孝綽吳均及陳後主均有此題作顏之推家訓
書證篇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
稱古者子婦供事舅姑且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
丈人亦長老之目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
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史記
汲鄭列傳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
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
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上悉封
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
侯五人同日封尚想歡娛洽吁嗟歲月催蘇武古詩歡娛
故世謂之五侯

良金壇分上將玉帳引瓌材決勝鯨波靜騰謀烏谷開金壇

見從軍中行路難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

攻也新書藝文志丙部玉帳經一卷李靖玉帳經一卷班

固西都賦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埤蒼曰

瓌璋也吳子料敵第二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

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晉書石趙載記朝市淪胥若

沈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江總秋日昆明池

詩蟬噪金提柳鷺飲石鯨波呂氏春秋六論求人篇禹東

至博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搢天之山鳥

谷青邱之鄉白雲淮水外紫陌灞陵隈按疇昔篇吳江沸

黑齒之國波接遠天當是從軍後以王事至江南節變驚衰柳笳繁

而回長安也紫陌見秋風篇餘屢見沈約郊居賦驅四牡之

思落梅調神和玉燭揆藻握珠胎低昂響繁笳之清轉玉

燭見宿山莊篇左思蜀都賦幽思絢道德摘藻揆天庭揚

雄羽獵賦剖明月之珠胎李善注明月珠為蚌所懷故曰

胎懷兮欣懷土居然欲死灰還因承雅曲暫喜躍沈腮漢書

胎

貢禹傳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王粲登樓賦人情同於懷土今豈窮達而異心莊子內篇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憲臺出禁寒夜有懷

杜佑通典職官門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

今任也至秦漢時爲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後周曰司憲隋及大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爲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闕主陰殺也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其鞠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四自大理來往滋其姦故又按事入法多爲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刻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按此詩作咸亨後不曰御史臺曰憲臺用舊稱也郗雲卿駱賓王文集序駱賓王仕至侍御史後以天后卽位頻貢章疏諷諫因斯得罪貶授臨海丞舊書文苑傳駱賓王

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賊左遷臨海丞合二說觀之
蓋因爲侍御時諷諫得罪而坐以前爲長安主簿時
之賦疇昔篇所云適離京兆謗還從御史彈是也臨
海以母老卻行儉之辟時爲武功主簿上元三年之
四月疇昔篇茹荼空有恨懷摘獨傷心在干州郡祿
之後母當卒於是年是年冬改元儀鳳迨三年始除
服補長安主簿擢侍御因貢疏遭誣釋是詩當是初
被繫之作蓋儀鳳三年冬也明年夏改元調露下篇
云青陸春芳動作於是春螢火賦在獄詠蟬諸作卽
在是秋調露二年除臨海丞據疇昔篇有誰能跼迹
依三輔會就商山訪四翁之句則出獄後非卽除臨
海也釋繫當在是年六月大赦改元之後

獨坐懷明發長謠苦未安

詩小雅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
亨傳明發發夕至明孔穎達疏

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

自應迷北叟誰

肯問南冠

班固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事具久戍邊城
篇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

日南冠而繫者誰也杜預注南冠楚冠孔穎達疏應邵漢
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

楚以其冠賜近臣御臣服之即今獬廌冠也

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

說苑說叢篇一

死一生乃知交情殷憂見螢火賦謝莊齊孝武宣貴妃誅白露凝兮歲將闌

空餘朝夕鳥相伴

夜啼寒

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者異之後二歲餘迺更拜博為御史大夫顏氏

家訓文章篇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鵲用之黃

朝英靖康細素雜記余案白氏六帖與李濟翁資暇集其餘簡編所載及人所引用皆以為鳥鵲而獨家訓以為不

然余所未喻案宋景文謂浙本亦作鳥鳥字當作鳥字亦沿黃門之說觀此詩則唐人固有作鳥字用者矣

獄中書情通簡知己

獄中一作幽繫○按詩中有云三緘慎禍胎又云絕縲疑壁當

由上疏言事後橫被酷吏誣以賊罪也然則此詩蓋作於為侍御史下獄時云

昔歲逢楊意觀光貴楚材

貴一作賈○楊意各本俱作陽歷今從初學記史記司馬相如

列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
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
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
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書給筆札
易觀卦觀國之光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杞梓皮革自楚往
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謂由長安主簿遷爲侍御史也通
典職官門侍御史臺大唐自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
官故御史復爲雄要其將除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
定然後依選例補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麟德以來
用人尤重選授之命不由銓管臨海蓋用薦擢御史但所
謂揚意者未
知何人耳
穴疑丹鳳起場似白駒來
丹鳳見傷祝阿王
翼赤曰丹鳳詩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苗鄭氏箋願此去
者乘其白駒而來侍御清要之官風采照耀故曰鳳起
昔篇於懷橘傷心句下有曰我住青門外家臨素澹濱蓋
臨海除母服後疎散林泉有薦之者由簿京兆尋登御府
故以白一命淪驕餌三緘慎禍胎
周禮春官壹命受職鄭
駒爲比
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驕餌見贈高
四篇家語觀周篇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有金人

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枚乘上書諫吳王云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注服虔曰基胎皆始也此因上書忤旨得罪故云不言勞倚伏忽此邁迢迴並見帝驄馬刑章峻

蒼鷹獄吏猜

後漢書桓典傳典字公雅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

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蕭子顯南齊書鬱林王紀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史記酷吏列傳邳都遷爲中尉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庾信正旦上司憲府詩蒼鷹下獄吏解多飾刑官廣雅釋詁猜懼也通典職官門武太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以誅暴爲事猜阻傾奪更相陵構此其爲弊也絕繯非易辨疑璧果難裁絕一作爭。太平御覽刑法部風俗通兩被戴後人求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繯直數百錢詣府自言太守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繯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繯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俾還本主案今本風俗通不載史記張儀列傳嘗從楚相欽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

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笄數百不服
羅織坐揆畫慙周道端憂滯夏臺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
西伯於殷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
為六十四卦水經注蕩水篇羑里水出蕩陰西北又東流逕
羑城北故羑里也夏日夏臺殷曰羑里周日囿圉皆圉土
謝莊月賦端憂多暇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
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司馬貞索隱生涯一滅
日獄名夏日鈞臺皇前謚曰地在陽翟是也
裂歧路幾徘徊莊子內篇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又雜篇則陽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
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陸德
明釋文猶短草也李云謂不熟也郭云鹵莽滅裂輕脫末
畧不盡其分也司馬云鹵莽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
也李陵與蘇武詩徘徊蹊路側悵悵不得辭八穿方搖尾
謝朓觀朝雨詩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
迷津正曝腮方一作先案各本歧路句下係接青陸二句此二句係在疏綱句下今據初學記正○司

馬遷報任少卿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
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廣雅釋言穽坑也謝朓觀朝
雨詩乘流畏曝鰓李善注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
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
為龍不得上
曝鰓水次也
園扉長寂寂疏網尚恢恢
王融三月三日曲
水詩序鞠茂草於
園扉李善注周禮以園土教罷民曹植釋愁文
寂寂長夜或羣或黨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青陸春芳
動黃沙旅思催
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日躔胃維月
軌青陸陸機悲哉行遊客芳春林春芳傷
客心梁湘東王春日詩處處春芳動日日春禽變晉書武
帝紀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鄴連梵對刑獄用捨策
解多雖觸咎繇行其惠化蒼鷹職號鄴都息於煩苛自
然圖行空虛靡怨黃沙之罪鉗鉄安用無施白桀之刑
盆徒望日蠶戶未驚雷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以為戴盆
何以望天王充論衡說日篇天平
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
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禮月令仲春之
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孔穎達疏戶霜歇
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馬融廣成頌刊重兵撥蟄戶霜歇

蘭猶敗風多木屢摧

文子上德篇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

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

地幽蠶室掩門靜雀

羅開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

諸本作茸字師古曰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

溫密之室也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光武紀曰蠶室宮刑獄

名有罪者畏風須煖作審室蓄火如

奏哀

秦宛見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正學士篇又詳螢火賦庚

鍾儀事見在江

漢陽窮鳥客梁甫臥龍才

後漢書文苑傳

南贈宋之間篇

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

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損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

運貽書謝恩曰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

臥龍見帝京篇啓新書文藝傳王勃客劍南嘗登葛嶺山

曠望慨然思諸葛武侯之功賦詩見情一時寄

興耳臨海於幽禁中以臥龍自命何等懷抱

有氣還衝

斗無時會鑿坏

街斗用豐城劍氣事詳螢火賦後漢書趙岐傳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淮南子齊俗訓

顏閭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弊先焉鑿培而遁之高誘注顏閭魯隱士培屋後牆也揚雄解嘲或鑿坏以遁

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

見帝京篇

在獄詠蟬

并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

知同殷仲文之枯樹而聽訟斯在卽周邵伯之甘棠

月令鄭康

成注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新書百官志王府

官法曹參軍事掌按訊詠刑外官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鞠

獄麗法督盜賊知賊賄沒入胡三省通鑑齊紀八注中庭

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乃

始加厂作廳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

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

庾信枯樹賦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爲

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

矣毛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孔穎達疏
謂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甘棠之下
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爲美之也箋云召
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爾雅釋木杜甘棠郭璞注今之杜梨邵晉函曰杜之甘者
爲棠杜與棠相似而實殊甘棠味滑美而杜味澀酢此味
之殊也史記自起傳雖周邵呂望之
功不益於此矣是邵與召通用也 每至夕照低陰秋蟬

疏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乎

前聽

沈約八詠歲暮愍衰草篇秋鴻今疏引寒鳥今聚飛
說文十篇息喘也曹植令禽惡鳥其音尤切隋書文

四子傳今者之別有切常離爾雅釋詁曩久也
又釋言曩曩也賈誼過秦論非及曩時之士也嗟乎聲以

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

也有仙都羽毛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爲變

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

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

露清畏人知

禮樂記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書微子之命崇德象賢陸雲寒蟬賦序昔人稱雞有五

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侯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曹植蟬賦皎皎貞素侔夷惠兮帝臣是戴尚其潔今淮南子說林訓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大戴禮夏小正五月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區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與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按十五日而翕十五日而伏淮南子云三十日而蛻是也說文十三篇蛻它蟬所解皮也王充論衡奇怪篇夫蟬之生復育也閭背而出廣雅釋蟲蝮蟬蛻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蟬蛻龍變棄俗登仙孫綽天台山賦陟降信宿迄於仙都李善注十洲記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魏書釋老志上云羽化飛

天次稱消災滅禍曹植蟬賦盛陽則生太陰逝兮傳亮賦
物賦聆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傳乎蟬賦經青春而
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
曹大家蟬賦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響曹植蟬賦實
淡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噉噉而彌厲兮似貞士
而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喬枝而仰首
今漱朝露之清流周禮考工記梓人鄭康成注旁鳴蜩蛻
賈公彥疏蟬鳴在脅陸雲蟬賦挹朝華之隆露含烟蜩以
夕餐晉書良吏傳胡威字伯武一名魏淮南壽春人也父
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遷徐州刺
史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
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
及遠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纒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
也

衰聞蟋蟀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

之未安

阮籍詠懷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王猛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

避難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貴速易坎上六繫用徽纒

寅於叢棘三歲不得凶虞翻注徽纒黑索也家語子路初見

篇孔子謂宰予曰達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爾雅釋
蟲螻蛄蟬郭璞注即螻蛄也一名螻蛄詩大雅如蜩如
蟪蛄疏引釋蟲蜩蛄蟬蟪蛄舍人曰皆蟬也三輔以西為蜩梁
宋以東謂蜩為蟪蛄楚地謂之螻蛄楚辭蟪蛄鳴兮啾啾是
也莊子內篇逍遙遊螻蛄不知春秋陸德明釋文司馬彪
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螻蛄崔謨云蜩蛄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
及春春鳴者不及秋是螻蛄即蟬也漢書雋不疑傳擢為
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
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
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注如淳
曰反音幡奏使從輕也後漢書蔡邕傳初邕在陳畱也其
鄰人有呂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
邕至門試潛聽之曰信呂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
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
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
鼓琴見螻蛄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螻蛄為之一前一
卻吾心聳然惟恐螻蛄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
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目當之矣陸機豪士賦序衆心
日陔危威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
機將發

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

鮑照野鵝

賦踐非迹於瑤塗升弱羽於丹庭張載七哀詩寒蟬無餘音楚辭九辨蟬寂寞而無聲李善注西征賦引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冥靜也史記蕭相國世家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莊子雜篇讓王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釋文王云謂其病深固也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隋書天文志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

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南冠見出紮篇

那堪平髮影來對白頭吟

沈約宋書何承天上陵者篇嗟歲聿暮遊不還志氣衰泪平髮

班宋書樂志白頭吟與權歌同調古詞吳兢樂府古題白

頭吟右古詞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閒月又云願得一心人

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

於溝水之上敘其本意終言男女當重意氣何用於錢刀

也一說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

自絕相如乃止若宋鮑昭直如朱絲繩張正見平生懷直

各品年長

卷之二

道唐虞世南葉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點
王之謗君恩似薄與古文近焉馮舒詩紀匡謬曰宋書大
興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臺新詠
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并題亦不作白頭吟也
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為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亦不著其
詞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
故妄以此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張正見寒樹晚蟬疎
詩實之
影共空聲疎飲露後唱絕斷絃中沈約聽
鳴蟬應詔詩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
無人信高潔誰
為表予心
二為一作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施第八十
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劉峻注世說品藻篇引嵇康高
士傳曰井丹高潔案此詩當是言事違旨而誣以贓罪下
獄也故云序言平反已奏則昭雪有日矣以上二篇均係
在獄之作烏昔歲以啼寒蟬今秋而表潔距臨海之除不
遠矣